

燕垒生
全本作品

血与火的战争史诗，媲美《蜀山剑侠传》的开山立派之作

燕垒生◎著

天所健

明月心如月
第6部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天行健

燕垒生◎著

明心如陆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行健. 6 / 燕垒生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
2009. 7

ISBN 978-7-5385-4010-9

I. 天… II. 燕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1858 号

天行健. 6

燕垒生

策 划: 张进步

作 者: 燕垒生

责任编辑: 王天明 熊晓君

特约编辑: 吴志硕

装帧设计: 李笑冰

封面绘图: 张晓雨 易南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(130021)

印 刷: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72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4010-9

定 价: 28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第十七章 跨江而击	1
第十八章 重夺东平	17
第十九章 雪夜奇袭	33
第二十章 臣罪当诛	50
第二十一章 将星陨落	69
第二十二章 风起青萍	85
第二十三章 兵连祸结	103
第二十四章 势均力敌	121
第二十五章 分道扬镳	140
第二十六章 心腹大患	157

目 录

第三十二章	过河拆桥	266
第三十一章	脱身之计	248
第三十章	乱命不从	230
第二十九章	南武之智	212
第二十八章	欲善其事	193
第二十七章	携手反击	176

第十七章 跨江而击

地军团此次出师，我作为前部横野将军，身负先行之职。杨易伤势未痊，我留下了两个伤兵在帝都服侍他，将部下分为两大两小四部，钱文义和曹闻道各统一军在前，斧营与箭营则与我跟随在后。

从帝都南门出发，经过北宁城时，只见一片残破。北宁城本是屠方居城，当初帝国军在此与蛇人相持了长久，经过无数受苦战，最后才不敌退却，在北宁城损兵极众。屠方经过北宁城时，让全军停下一会儿，为死难将士默哀。说也奇怪，原本天气晴朗，当我们进入北宁城时，却风雪大作，一下子冷了下来。在风雪中看着北宁城的残垣断壁，我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，屠方见到这副情景只怕也别是一番心情。

这几年战争，先是共和军，再是蛇人，已经不知有多少无辜的百姓死在战火中，以后还不知要有多少百姓丧生。龙战于野，生灵涂炭，不论是改朝换代还是抵御外敌，只要有战争，最苦的仍然是天下苍生。

离开北宁城继续往前行军，一路所见，仍是盈路白骨。原本从帝都到东平这条大道十分繁忙，两边村落不断，现在却残破不堪，没到北宁城时偶尔还见

得到几个村庄，里面住的也是稀稀落落几户人家，等过了北宁城就是一片荒芜了。

从帝都到东阳城有一千余里，如果骑着快马拼命赶路，三到四天可到，行军的话却总要在十天上下。在风雪中，两万人马绵延数里，大旗招展。回头望望北宁城，在漫天大雪中已经只剩下一个轮廓。

地军团走得较快，第八日晚，我所率前部已抵达东阳城城下。邓沧澜和毕炜听得消息出城来迎接我们，他们这几个月一直在前线恶战，两人都消瘦了不少。毕炜本就长了一部大胡须，此时的胡子更是乱七八糟，显得眼睛大了许多。

屠方的中军进入东阳城后，地军团四部也在周围扎好了营。原先东阳城有不少居民，现在却除了军队以外就只剩些运送粮草辎重的民夫了。东阳城虽然没有东平城大，但原先有三四十万人口的城池，现在只有十万人上下，登时显得空空荡荡。

我将前锋营事务处理好，便带着钱文义与曹闻道去屠方的居处。地军团四部名号将军都是偏将军，与邓沧澜与毕炜两人相同，屠方一来，自然已成为东阳城的首将。我们赶到时，邓沧澜与毕炜都已在了。向屠方缴过令，我在邓沧澜与毕炜的边上坐下，钱文义与曹闻道侍立在我身后。与邓沧澜在雄关城一同练过几个月的兵，但他这个人向来沉默寡言，与我谈不上有什么交情，毕炜虽然和我更熟悉一些，只是他好像也不想理我。

等了一会儿，地军团四部名号将军都已到齐。除了四相军团以外，毕炜还带着近四万普通军队，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也列席会议了。不过四相军团是文侯亲手组建，自是主力。这时邵风观也来了，他虽然也名列四相军团指挥官之一，军衔却还只是个下将军，也只能坐在我边上。刚与邵风观打了个招呼，屠方站起身，示意亲兵在身后挂起一幅城防图，道：“列位将军，本爵受命增援，先请邓将军说一下战况吧。”

邓沧澜站起来，道：“末将遵命。”他走到那城防图前，道：“列位将军，如今城中兵力共为八万三千余人，蛇人大约为四万有余。自六月末以来，我们与蛇人已对峙足足半年，仍无寸进，前后伤亡已达两万以上。这一仗如此难打，实是始料未及，沧澜内心有愧。”

当五月打破蛇人的帝都之围，举国上下欢欣鼓舞，觉得胜利指日可待。当

毕炜率军追击时，也是一路捷报频传，可是等到将蛇人赶回东平城后，好消息就越来越少，反倒是伤兵源源不断地回到帝都，一时间人心惶惶，似乎末日又将来临。幸亏邓沧澜和毕炜二人虽不能有多少进展，蛇人同样也没能反击过江，人心才又安定下来。如果当时他们没能挡住，被蛇人反击成功的话，文侯纵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打出第二个帝都破围战吧。邓沧澜虽然说得谦虚，我们却没有一个人轻看他的。屠方也道：“邓将军言重了，蛇人战斗力非同寻常，能与它们如此对峙不落下风，实在可称得上胜利，水火二将，不愧为当世英才。”

东平城和东阳城的对峙，虽然使得帝国的负担很重，总算还承受得住，文侯也能不断练兵，调度兵力，源源不断地补充新兵。可是听得屠方这般说，邓沧澜只是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爵爷谬赞，沧澜有愧。如今爵爷领兵前来，真如久旱甘霖，望能一战成功。”

他说着，指着图上的东平城道：“列位将军请看，东平城北面临江，我军如今攻击，也唯有从北门攻入。大江江面阔达数里，幸亏蛇人船只极少，如今看来也无北进之意，否则以我军实力，只怕难当蛇人的全力反攻。”

这时齐雅辉忽道：“邓将军，当初蛇人筑堤积水以灌东平城，迫使我军弃城北走，如今我军是否重施此计，让蛇人也尝尝这味道？”

邓沧澜道：“原先我们也想过是否可行，蛇人当初所筑堤坝虽然大多崩塌颓圯，但加以修缮，也非不可能。只是在下驾船实地看了一遍，方知时过境迁，此计已然行不通了。蛇人在东平城的东门外掘出一道一里多长的沟渠，我军纵然在上下游筑起堤坝，积水只会从沟渠中泄入风波海。这条大渠纵短，也足足有一里之长，且尽在大江南岸，全在蛇人掌握之中，我军无法对之进行堙堵。”

之江省的北部，相邻大江，有一个极大的湖泊，名谓风波海。这风波海是帝国第一大湖，蓄水极多，蛇人在东平城外挖那条沟渠，纵然我们筑堤积水，江水也会沿沟渠南下，觅路流入风波海，无法倒灌入城了。蛇人力量很大，挖出这般一条大沟来也不奇怪，在符敦城时它们便也曾想穴地攻城。只是挖此沟渠实非易事，必要顺着地形，仔细规划方能成功，便是让工部水府的人尽数齐来，只怕也要经过勘测，召集上万民夫，费数月之功方能完成。蛇人在短短时间里便能掘出这样的沟渠，实是未雨绸缪，深谋远虑。而有了这道沟渠，东平城东北两面都成了临水，想从陆上进攻唯有从西南两边动手，凭我们现在的实力，这根本

是做不到的。听邓沧澜这么说，齐雅辉沉默不语，也无话可说。

邓沧澜敲了敲案头，道：“诸位将军未来之时，我与毕将军已商议过多次，也曾想派奇兵绕道，从东平城南面夹攻，但此计实在太过艰难，若想在蛇人后方立稳脚跟，那支奇兵非得有十万之众不可。纵然我军能够分出这许多兵力，十万人的行军也难以掩人耳目。何况一旦被蛇人发现，势必有一场野战。不是沧澜胆怯，蛇人之长正在野战，只消蛇人分兵一万，足以令奇兵止步，因此这也不可能。”

屠方想了想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唯有正面进攻一途？”

邓沧澜点点头道：“在下不才，以为唯有如此。列位将军皆今之俊彦，或能有奇谋妙计，沧澜洗耳恭听。”

屠方想了想，道：“若正面进攻，则是一场水战。蛇人水战不逊于野战，只怕以我军实力，仍然不是它们的对手。”

邓沧澜道：“蛇人天生会水，幸亏它们船只极少，驾船之术也极不高明，因此每次接战总是以守为主。纵然如此，我军多次进攻，仍讨不到便宜。”

屠方呆呆地看着地图，周围鸦雀无声。我心中也不由茫然，听邓沧澜这么说，东平城几乎是不可能攻下的。如果攻打东平城要水战为主，地军团擅长陆战，只怕这次前来增援也发挥不了太大用途。

屠方看了半晌，长叹一声道：“这些妖兽，难道真个无懈可击？”

邓沧澜和毕炜对视了一眼，忽道：“也不是无懈可击，蛇人守城之术也不高明，全无章法，若我军能攻到城下，蛇人定然败北。只是……”

只是我们根本攻不到城下。毕炜这时也长叹一声，插嘴道：“不错。蛇人在帝都溃退后遁入北宁城，我率军追击，复夺北宁城可谓不费吹灰之力，没想到这些蛇人在江边一败，渡江退进东平城后，却变了个样子，厉害得不像话。”

我低头沉思着，以前文侯说过，蛇人总兵力在二十万上下，分兵十万来攻帝都，被一把火烧掉一半多，可是剩下这四万蛇人居然仍有这等实力，真个始料未及。现在蛇人的总兵力仍在十四万上下，比帝都的兵力还要多。幸好它们发展过猛，兵力分散，如果当时这二十万兵力全部用来攻打帝都，只怕文侯的地雷阵也不能奏效了。

蛇人实在太强了，我们在不断进步，但蛇人的战斗力却像没有底一般。这

一场战争，到底到哪一天才是个头？

这一场会议开了半天也没个结果，反倒是把我们出发时的信心打掉一半。文侯现在出兵，也是因为知道蛇人在冬天战斗力锐减。可现在已经很冷了，我们仍然未能有所进展，开春后蛇人反击，那时就不知该如何应付了。会议结束后，屠方和邓沧澜、毕炜两人继续商议，我们则回营整理。我不知道他们能商量出什么来，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奇策。

钱文义和曹闻道两人跟在我左右走出门，三人并马而行。我还在想着这事，钱文义忽然道：“统制，若冬天仍不能攻破东平城，只怕……”

他没再说话，曹闻道抢着道：“是啊，开春了还夺不回东平城的话，那可糟糕之极。”

我点点头道：“文侯大人组建地军团，首要任务也就是协助水火两军夺回东平城，有屠将军与邓毕两将军联手，我们兵力也占优，多半能有奇策，一战成功的。”

正说着，身后有人叫道：“楚将军。”我扭头一看，却是邵风观带着诸葛方过来。我打马过去，笑道：“邵将军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邵风观脸上仍然挂着点似笑非笑的笑意，过来道：“楚兄，能说句话么？”

我心中一顿，道：“有什么事么？”生怕他说出什么不妙的消息。他带我走到一边，小声道：“楚将军，听说现在廉百策在你手下了？”

我道：“是啊。你知道得倒也快，我是临出发前才把他要过来的。”

邵风观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廉百策的本事尽够，只是这个人太势利，你要当心，只怕不会太忠诚。”

邵风观大概还在为廉百策当初没和他同甘共苦而心存芥蒂。我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只要他忠于国，纵然对我不忠，又有何妨？”

邵风观怔了怔，脸上又展开一丝笑意：“楚兄，你的心胸果然又开阔了许多，倒是我小气了。”

我笑了笑。在《胜兵策》中曾经写道，用人之道，才为第一，德则次之。不管廉百策有多么势利，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当初回到帝都时，我也是个差点被杀头的溃兵，若不是文侯破格提拔，我哪里会有今天。我也不想多说这些，便道：“邵兄，你在东平城也呆了有一段时间了，难道蛇人真个无懈可击么？”

邵风观道：“蛇人退入北宁城时，毕炜开始也吃了个小亏，只是等我的风军团赶到，将平地雷从空中掷下，蛇人守势登时崩溃。不过，现在到了东平城，情形就有些不同了，风军团要飞过大江往东平城掷雷，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而且蛇人也学了乖，在城头布置工事。他们的工事与我们完全不同，竟然将泥土堆上城头，上面再盖上残砖碎瓦，再在土中挖洞，如此一来，平地雷对它们的威胁就不大了。”

这种防守办法也只有蛇人才做得到。我想了想，道：“蛇人守城章法如何？”

邵风观撇了撇嘴，道：“没什么章法，只是一味恶战。唉，就是这种恶战，我们反倒毫无办法，什么诱敌之计，声东击西，对蛇人全然无用。如果全军能冲到城下，要攻破城池只怕不费吹灰之力，可偏偏就冲不到近前，唉。”

东平城北面临江，进攻的话，只有借助邓沧澜水军之力。但邓沧澜的水军只有一万五千人，五六百艘战船，单靠这点力量，的确还不足以对付蛇人。我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真没想到，这块骨头可真是硬啊。”

“再硬也要吞下去。”邵风观笑了笑，道：“今晚有空么？来我营中陪我喝酒，有好东西给你尝尝。”

我道：“今晚会不会有什么任务……”邵风观打断我道：“你们刚来，哪儿会有事。放心，蛇人这回是一味死守，它们没船，虽然会水也游不过这数里之阔的大江。”

晚上向屠方告了假，我去邵风观营中了。我去见屠方时，他仍然对着那地形图苦思冥想，看样子还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以入手进攻。毕炜与邓沧澜在东平城与蛇人相持了那么久，这两人的将才都在屠方之上，他们一直都想不出良策，屠方多半也想不出来。

一进邵风观营中，刚通报过，邵风观已迎了出来，笑道：“楚兄，你来了，进来进来。”他一把拉着我进了他的营帐，他的营帐很是干净，布置得也甚是得体，正中放着一张桌子，一锅不知什么肉正煮在上面，香气扑鼻，边上还有几盆菜。

我坐了下来，笑道：“好香。这是什么肉？”

邵风观得意地道：“你没试过吧，尝尝吧。”他给我倒了杯酒，用筷子指指那

锅肉，道：“别的也没什么新鲜，这肉却是很难得的。”

我夹了一块放进嘴里，刚一咀嚼，便觉这块肉如同冰雪，入口即化，满嘴鲜。我诧道：“这是什么肉？没吃过啊，好像不是猪羊之肉。”

邵风观道：“哈，你当然不会尝过了，整个帝国唯有这大江中才出产，别的地方都没有的。”

我道：“咦，是鱼肉？我吃着可不像啊。”

邵风观道：“不是鱼，这是江猪肉。江猪是大江中一种水兽，长得和鱼一般无二，但周身无鳞，肉质极细。这江猪开春了也不算甚少，只是一到春天肉质淡而无味，唯有冬天，脂满膏肥，配上江边的芦蒿细煮，有一股异香。只是江猪是躲在泥洞中过冬的，冬天极为难捕，今天我手下有几个士兵巡逻时发现这江猪钻出洞来，逮了个正着，算你有口福。”

江猪肉味道甚美，我接连吃了两块，又夹了筷蔬菜尝尝。只是想到隔江便是蛇人，又是一阵烦乱，胃口也没了。放下了筷子。邵风观正吃得欢，见我放下筷子，诧道：“怎么了？味道不好么？”

我道：“不是。我在想，不知屠爵爷有没有破敌之策。”

邵风观道：“想这些做什么，反正天塌下来压住的也不止我一个，走一步是一步吧。”他伸出筷子，在锅里又夹了块肉放进嘴里，笑道：“反正我也想通了，我这条命原本就是拣来的，每活一天也是净赚，不算蚀本。”

他说得滑稽，只是我听来却又有着无限失望。第一次在东平城见到邵风观时，他并没有这样玩世不恭，只是自从甄以宁死后，他说出来的话也就总似冷嘲热讽。一阵没来由的伤悲涌上心头，我也夹了块肉，道：“是啊，想通了，都一回事，每活一天都是赚的。”

邵风观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又要说什么，这时门外有个士兵高声道：“邵将军，邓都督有请。”

邵风观皱了皱眉，道：“邓沧澜这个时候叫我做什么？”看他的样子似乎不想理睬，我道：“邵将军，既然有事，还是去吧。”

邵风观道：“楚兄，别理他，若是屠爵爷召我我还不得不去，邓沧澜和毕炜两人么，让他们等等也不算什么。来，再干一杯。”

他倒满了酒递给我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倒让我代他着急。我把杯中的

酒一饮而尽，又胡乱吃了几块肉，道：“邵兄，还是快点过去吧，我也吃得饱了，都吃不下了。”

邵风观打了个饱嗝，笑道：“楚兄，你胆子真小。也罢，再喝完这一杯，我去见见他们吧。”他又将我的酒杯也倒满了，举杯向我一迎，道：“来，楚兄，希望我们能在接下来的一战中活下来。”

从邵风观的营帐出来，他上马去见邓沧澜了。和他告别后，我向自己的营地走去，一路听得江水汤汤，城中灯火阑珊，一副破败气象。东阳城和东平城夹江对峙，东阳城规模虽然不及东平城，倒也相去无几。当初之江省向称富庶，两个城池都繁华无比，如今一个落在蛇人手里，另一个的城民也逃得七七八八了，现在留在城中的根本没有几家平民。如果战争真有结束的一天，也不知东平和东阳二城需要多久才能恢复旧观。

刚到营门口，我跳下马，边上忽地闪出一人，低声道：“统制。”

这是廉百策的声音。我道：“廉兄，是你啊，有什么事么？”

廉百策曾经是东阳城的守将，现在却只是个小小的伍长。重游故地，只怕他也别是一番滋味。廉百策走到我身边，小声道：“统制，方才你与邓毕两将军都碰过面了吧？”

我道：“是啊，今天刚见到。”

廉百策皱了皱眉，道：“统制，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……”我不等他说完，道：“廉兄，以后你有什么话直说便是，我绝不会不让你说的。”

廉百策忙道：“是这样的，统制，你也知道，当初我也曾经当过东阳城的守将。”

我道：“是啊，也没多久，才一年多的事。”

廉百策道：“我在这儿待的时间不短，之江省的冬天虽然没有帝都那么冷，但也寒意逼人。”

我怔了怔，道：“怎么了？难道冬天大江会冻住么？”

廉百策道：“老辈子人说过，大江也冻住过，不过我是从来不曾见过。统制，我想跟你说，冬天江水太冷，虽然蛇人在冬天战斗力不强，可是在这么冰冷的水中攻城，只怕攻的一方更加吃亏。”

我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这是个问题。不过，邓将军久经战阵，只怕早已想到这

点了。”

我刚说出口，马上见廉百策脸上一阵黯然，想必他觉得自己的意见未受重视，忙道：“对了，廉将军，你当初在东阳城守御多时，你觉得从何处进攻东平城最为有力？”

廉百策脸上又现出一丝喜色，道：“禀统制，末将觉得，要攻东平城，只怕唯有正面强攻一途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廉百策在东平城呆得很久，他也说唯有正面强攻，看来要进攻东平城，正面强攻是唯一可行之策了。可是东平城的北面是水门，邓沧澜的水军力量不足以压住蛇人，究竟怎样才是进攻的最佳途径呢？

遣退了廉百策，我坐到自己营帐中，找出了书囊中的《行军七要》和《胜兵策》来翻着。这两本书我都已看得滚瓜烂熟，背都背得下来了。正看着，一阵风吹过，蜡烛光被吹得暗了下来，我伸手护住烛光，心中仍在想着战事。

蛇人的优势在于单兵的作战能力，以及直接的水中格斗，这样派水鬼队去破坏东平城水门就不太可行。我们的优势只有兵力以及有飞行机、雷霆弩、神龙炮这一类武器，却又并不是强到可以让蛇人一触即溃的程度，到底怎么做才能攻进去？

正想着，忽然听得外面有人道：“统制。”

这声音有点怯生生的，我抬起头道：“进来。”

帐帘被撩起，进来的却是简仲岚。他站在门口，有点犹豫的样子，我道：“简仲岚，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么？”

简仲岚走了进来，行了个礼道：“统制，末将有破敌之策想说。”

我不由失笑。简仲岚这人有些不知天高地厚，第一次对他有印象便是在蛇人围困帝都之时，那次他也说有破敌之策，只是我听都没听，没想到这回他又又有计策了。我刚想让他退下，转念一想，在五羊城时若不是他提醒我，只怕我也想不到何从景也会与岛夷谈判。这人年纪虽轻，但说出话来颇有根底，他说的破敌之策纵然不可行，听听也好。我道：“说吧，有什么破敌之策？”

简仲岚本来有点犹豫，听得我这般说，脸上露出喜色，道：“是。统制，末将幼年住在狄人中间，狄人逐水草而居，时常迁移，有时在沙漠里会遇到流沙……”

我有些不耐烦了，不知他说这些做什么，道：“这和破敌之策有关系么？”

简仲岚道：“有啊。沙漠中的流沙与江水很有相似之处，一旦人马陷入，便不住沉下去，再出不来了，因此那时探路之人一探到流沙，便有人用木板铺出一条路。”

我有些哭笑不得，道：“江水和流沙可不一样，木板虽然也能浮在水面上，可总不能在江上用木板铺出一条路吧？”

简仲岚道：“在江上当然不会用木板，可以搭浮桥啊。”

他的话也不响，但我脑海中登时如闪电划过，忽地一亮，猛地站起来道：“浮桥？”

简仲岚道：“不错。邓将军的水军团中，大船不多，小船倒有不少。这些小船只能载个七八人，运兵时无甚大用，但用来搭浮桥却正好。现在天冷了，江面上风浪不大，如果能搭一座从东阳直达东平城下的浮桥，则大军可以直接抵达城下，与平地攻击无异了。”

我道：“正是正是。邓将军手下还有一些大的战船，可以在两边担任守御之责，而风军团也可以在空中拱卫，到时掩护地军团突击，同时火军团也能直接冲到城下了。”我越说越是兴奋，踱了几步，道：“不错，这是个办法。简仲岚，我要给你记上一功。”

简仲岚道：“多谢统制。”他脸上也浮起兴奋之色。

让简仲岚回去，我仍在想着建浮桥的可能性。行军时辎重营除了担起运送辎重之责，若有河水挡道也要搭一下浮桥的。只是在小河上的浮桥搭得很方便，拆起来也容易，要在大江上搭浮桥，我倒没有想过，不知这到底有没有可能。而且江阔数里，水军团的小船虽然不少，不知够不够把浮桥搭到城下的，而且这浮桥不知要几日才能落成，蛇人若见到我们在搭浮桥，一定会冲出来进攻，要搭浮桥不是说搭就能搭的。廉百策对这儿地形最熟悉，我想他应该知道这主意可不可行。想到这儿，我也呆不下去了，出了营帐。

一到外面，守夜的士兵见我出来，不由一怔，道：“统制，这么晚了还要出去？”

我道：“我想找一下曹将军麾下的廉百策，他住哪个营帐？”

那士兵又是一怔，道：“曹将军在那儿，那个廉百策我就不认识了。”

我不禁失笑。现在前锋营有五千人，便是我也只认识一些将领，这些士兵

除了本部诸人，别部的肯定都不认识。我道：“好吧，我自己过去。”

曹闻道的营帐还是灯火通明，我刚走到近前，却听得里面一阵乱，曹闻道急急迎了出来，道：“统制！你怎么过来了？”

他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我心中狐疑，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他道：“没什么……”见我要走进去，忙道：“统制，里面很乱，我在让他们收拾。”

他要不解释还好，一解释便让我更加疑惑。现在不早了，哪有在这么个夜里整理的。我不顾他的拦阻，撩开帐帘走了进去，一进去，却见两个士兵正在抬着一张桌子，桌子上还铺了一块毛毯，地上放着个碗。见此情景，我恍然大悟，心知曹闻道定是在赌钱。

军中赌博成风，有些好赌之人甚至没日没夜地赌博，只是我不喜欢赌博，他们在我跟前大多不赌。一路来时，日夜兼程，曹闻道也得了空赌博，现在到了东阳城，这嗜好马上又上来了，大概叫了麾下一些军官在吆五喝六，只是没想到我会突然来这儿。我扭头道：“你们在赌钱么？”

曹闻道脸一红，道：“统制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瘾头上来了，让他们陪我玩两把。”

我微微叹了口气。曹闻道这人别的都好，人也忠厚，就是有点不分轻重缓急。我低声道：“平时玩两把也没什么，只是别玩得太急了，蛇人还在对岸，我们随时就会出发的。”

曹闻道惊道：“这么快？我想总要休整几天的。”

我道：“你想过有可能如何进攻么？”

曹闻道道：“我和老钱也商议过，觉得除了正面强攻，也没别的好办法。只是正面攻击，邓将军的船只又有点不够，很难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也是。你们想不出什么好主意？”

曹闻道道：“现在还没有。统制，你有什么好主意了？”

我道：“方才简仲岚来向我说了这事，我想听听廉百策的意思。他在么？”

曹闻道撇了撇嘴，道：“那个小简啊，他有什么主意。”

我正色道：“曹兄，偏听则暗，兼听则明，简仲岚所言颇为有理，不能一概而论的。”

曹闻道也不敢多嘴，道：“好的，我去把廉百策叫来吧。”

我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去找他。他是哪间？”

“左边第二间。”曹闻道说罢，忽然小声道：“统制，我知道在营中赌博是不对，你不会责罚我吧？”

我本来并没想要责罚他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又觉得不能太轻描淡写了，便道：“责罚是不会，不过，以后营中熄灯，任何人都不得再做旁事。下回再有这等事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”

曹闻道笑了笑，道：“是，是，遵命。”当士兵在侧，他对我从来都是毕恭毕敬，但私下在一处时，他对我似乎没多少尊重。

到了廉百策那营帐边，曹闻道叫道：“廉百策，你睡下了没有？”

廉百策在内应了一声，撩开帐帘出来，一见我，却是一怔，道：“统制！你怎么来了？”说罢才行了一礼。我道：“廉兄，我有点事想问问你，去曹将军帐中吧。”

到了曹闻道帐中，我将简仲岚说的搭建浮桥之计约略一说，廉百策眉头一皱，道：“只怕做不到。现在水势虽然不急，但大江上仍然时有大浪，而且大江宽达数里，要搭浮桥哪有这般容易？”

我一阵失望。廉百策在东阳城呆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他说出的话自然有理。我叹道：“看来也不成了……”

哪知我还没说完，廉百策忽然皱了皱眉头，道：“也未必不可能！”我又惊又喜，道：“还可以？”

廉百策抬起头，道：“我在东阳城时，曾听长辈人说过，很久以前，有人也想在大江上建起过浮桥，似乎是百多年前的事了。”

我道：“成功了？”

廉百策道：“那时南疆有一批贡品要送到帝都，东西太多，离天寿节又太近了，而当时东平城的船只尽是些小船，因此当时的东平城主征调船只，在江面搭起一座浮桥，将贡品直接运到东阳城。只是，那座浮桥搭起后，贡品尚未运完便被大浪冲垮，当时在桥上的贡品尽数落水，算是得不偿失，后来也没人再试了。”

我道：“那也就证明浮桥搭不成吧。”